

玻 璃

程远

这真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东东，玻璃。

但小时候，未必。

我说的小时候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虽然那时候的窗户、镜子、相框、一些家具上都镶有玻璃，但它依然是稀缺之物。不然，在学校操场踢球时无意中打碎了一块教室窗玻璃，老师就不会逼迫学生回家要钱赔偿了。然后，再挨家长一顿揍。

这是真事，很多男孩子都经历过。

但我今天，似乎不是说这个。

粮站前白房紧挨着火车道，过火车道，去南山的路旁，有一个水泡子，据说是附近居民经常在那里挖土盖房子，天长日久，地下水渗出而形成的。土是不能再挖了，但可以把家中的鸭鹅赶来游泳，吃水中的小鱼小虾。泡子边也逐渐成了垃圾场，破东烂西堆得老高。

你猜对了。我就是那个经常来水泡边放鸭牧鹅，顺便在垃圾堆里寻找宝物的男孩。

弹弓子，玻璃球，轱辘圈，洋钉子，洋火柴，旧书刊，甚至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，都捡到过。但這些，也并没有怎样打动我。让我倍感激动的是，一天，我居然捡到了一块5mm厚的玻璃。虽然只有书本那样大，却是标准的长方形——这一定是谁家在割大块玻璃的时候，剩下的一小块，比如茶几上的玻璃，就通常用这种厚的5个米毛的（嗯，关于玻璃的厚度，我们都愿意说几个米毛的，而不说几毫米）。这种厚玻璃，周边都是墨绿色的，阳光下闪着宝石样的光泽。

将玻璃拿回家里，我立即翻出那个珍藏已久的日记本，里面印有一张周恩来总理的彩色相片，浓眉大眼，略带微笑的脸庞，让人感到无比亲切。这张照片比玻璃板略小一点，于是剪下。用一片果子（糕点）盒上的纸板和玻璃一起，把总理相片夹在中间，再去仓房找来一根铁丝，用钳子弯成一个托架，放在地桌最明显的位置。

这是1976年春天的事情，周总理去世不久。

记忆中，我好像只捡过这么一块厚玻璃，更多的是那种常见的3个米毛的薄玻璃。易碎，周边也无墨绿。这种玻璃通常是谁家安装橱柜门，或是窗户剩下的。通常也不是那么规则，但依然有它们的用处，比如在房前屋后，我们这些孩子经常会在地上挖几个土坑，将捕捉到的昆虫，蚂蚱，蜈蚣，蝥蛄，蚯蚓，蜻蜓，蝴蝶等等，放在坑里，然后盖上玻璃，看它们在里面如何挣扎。有时，善心发现，也会在玻璃一角留出一丝缝隙，丢进一些更小的虫子，或是米粒。有了食物，这些陷于困境的家伙就会一时忘却危险，舞之蹈之起来，尤其蚯蚓，极尽消遁之能事。而最为壮观的，是在几个相距不远的坑中，因为挖有通道，它们就会往来穿梭，仿佛住进了豪华别墅一样，过起了家家。

但蝴蝶是飞不过去的。蝴蝶只能委曲求全，任由美丽的翅膀不停地

扑腾。

往往这时，女孩子们就受不了了，她们会把玻璃掀开，放出蝴蝶。甚至把其它小动物们也放出来，而将采撷的鲜花置于坑中，谓之：花窖。

以上所述，该算是童年的趣事了。

及长，便进一步发现了有关玻璃的妙处。

那时矿山小镇，一些办公场所非常流行悬挂毛主席像，有铁皮的，也有木制的，但更多的是纸质印刷品。如果房间足够大，比如工人俱乐部，食堂，商店，会议室，悬挂马恩列斯毛一套五张的彩色大幅画像，不仅需要木框，还要镶嵌玻璃，以示威严、庄重和长久。父亲的班上就挂有这样一套伟人像。那时，居民家中的正墙上也都贴（或图钉按）有毛主席像，毛主席逝世后，在他旁边又贴上华主席像。一次父亲值班，我去他单位给他送饭。临走时，父亲说你把这两个相框带回家吧！我一看，是两个空相框，与他班上墙壁上悬挂的一样大。父亲说，这是他们剩下的两个，让我回家把墙上的毛主席、华主席像揭下来，装在画框里。

这让我好生惊喜——这可是两块大玻璃啊！尽管3个米毛的。

1976年，毛主席逝世，下乡知识青年开始返城，二哥便是其中之一。找不到工作，他就到学校木工房拜师学艺，久之，终于成为一个不仅能做课桌板凳的木匠，还学会了打家具，拉玻璃。工装上衣兜里，永远别着两样东西：铅笔和玻璃刀。吱吱几下，啪的一声，再大再厚的玻璃也会如愿以偿地成为谁家的窗玻璃、柜门玻璃、茶几玻璃，成为镜子，成为鱼缸。根据需要，有时还会拉出圆形、椭圆形的，甚是妖娆。二哥不仅把我们家里缺角、裂纹的门窗玻璃，在寒冬来临之前及时换掉，还给家里打了地桌、炕桌、衣柜、被柜、橱柜等等，当然有的也要镶上玻璃。这时，我已经开始学习绘画，二哥就鼓励我在他打的家具木板、玻璃上画。没有一次成形的把握，就先在纸上打草稿，最后再把玻璃压在上面描摹。几番下来，花鸟鱼虫，梅兰竹菊，日月山川，竟也有模有样栩栩如生起来。其时，出一种毛玻璃，半明半暗，用来画鱼儿和水草效果极好，也不用再画水了。

二哥说，毛玻璃贵呢，且不好买。不过有一种办法：用磨砂石或精钢砂沾水打磨，就会把明玻璃变暗，变糙，变灰。但费时间。

鲁迅先生说，哪里有天才，我是把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了。咱不工作，咱磨玻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磨后的玻璃不仅有一种朦胧之美，而且落笔涩而不滑，如遇泾县宣纸。若干年后，二哥说，有一次我挤油画颜料，因为长时间不用，管口已经塞住，我以为油挤油会出来。结果旁逸斜出，弄了一手。还说，我不应该把画扔了，应该坚持下去。

二哥说的扔了，是我后来不画画了，有些可惜的意思。

一年蓬

方丽清

一夜雨急，河道里的水又涨起来了，流得急急慌慌。河边的滩涂、绿色一点点缩小，一点一点没入水中。紧挨着栏杆的一年蓬在水边摇摇荡荡，岌岌可危。

六月的时候，一年蓬声势浩大。一年蓬花开细小，高秆细瓣，白色，若纤羽，也有淡蓝色的，蓝紫色，远看雾蒙蒙的，我喜欢喊它们为小菊花。风一来，它们就颤栗，仿佛握着小粉拳的奶娃娃，有它的天真。

今年河道边的一年蓬尤其好，风中的花，水畔的花，衬着青青远山。这久远古老的花儿，只要这个世界存在，它总是一幅美的新的图画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它们就开在湿地里，开在朱栏边，开在我们走过的路边，你一伸手，柔软的朵儿便在你的手里、怀里了。白色的小花一蓬蓬，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仿佛春水般一天天地涨起来，渐渐地漫过沙堤，漫到你的眼底心上——蓬松的，明亮的，温暖的。是鸟儿丢下的种子还是风儿吹过来的啊，都有吧。去年的这里曾满是狗尾巴草，一样的肥硕可爱，我们曾探手采摘。

几只小鸟不畏人，在朱栏上花丛边绕来绕去，横着走几步，喳喳几声，又横着走几步，拍着翅，飞入花丛深处。

来来去去走路的人，经过这片花儿的时候，都要看几眼它们，然后转过头细声说一两句，或是想起了乡下的那些花儿吧。花儿密集，低头无语。

现在正是一年蓬最好的时候。
“风霜还不曾来侵蚀，
秋雨还未滴落。
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，
我已亭亭，不忧，亦不惧。”

如果说春天的野花儿是婆婆纳的天下，那么夏花当属一年蓬了。它们从墙角探出头、在路边开成花篱、在河畔、坡上连成一片，在城里、在乡下，都很容易看到，它们是人间的烟火。丛生密密，顶着簇簇的花儿、朵儿、苞儿，枝动叶动花动，在风里款款又款款。一年蓬单花算不得漂亮，胜在丛生，海一样。我曾散步见过城郊一家旧屋基场，偌大一块场地上，一年蓬高可及腰，白花如潮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们也曾在路边摘取一年蓬的花儿，左右采之，一坡的花儿疯长，流水一样，往下蔓延，漫入田野，漫入小路。暮色里，路灯下，夫婿背着手，手里一

蓬花儿，我在后，亦步亦趋。

一年蓬又名野蒿，嫩的时候，是可以当猪饲料的。幼时暑假在外婆家，大太阳下，拎着一个蔑篮子，跟在一群哥哥姐姐后面打猪草。猪草中，除了野蒿，还有马齿苋、鱼腥草、玉竹、百合、野麻叶、构树叶、荠菜、鸭跖草、车前草等数十种，唯有野蒿记得格外清楚，毛茸茸矮壮壮的，贫瘠肥沃地，到处都是，我们一边采蒿丢入篮里，一边唱：“墙头草，墙头草，风吹两边倒。”一年蓬又叫墙头草的，乡里人骂人，也会说：“呸，你个讨米胚，墙头草。”一场又一场雷声雨水里，野蒿越长越高，慢慢的只能掐顶上的嫩头了，再往后，野蒿就老成了一片片白色花海，猪也懒得吃它们了。

野蒿有淡淡的气微，味微苦。记起夏天，就会忆起野蒿微微的苦味。

日子慢慢老，到了七月中旬，一年蓬陆续开完了小白花，在骄阳里逐渐风化，絮一样，状若飞蓬，白蒙蒙的。风一来，便漫天遍野地飞起来，飞往不知道的远方。

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”，是诗经里的句子，这里的飞蓬已不是田野里的植物，而是一个思念丈夫的女人蓬乱的头发。因为担忧出征的丈夫，她的容颜不在，她的心如飞蓬。这是一个哀伤的故事。印象深的，还有“桑弧蓬矢”，那天，春气浮荡，艳阳高照，屋前屋后的一年蓬开得粲然勃然，主人家新添男丁，娃娃有着新花一样的娇嫩脸庞，在炮竹声里，在四舍五邻的庆贺里，主人以桑木作弓，以蓬草为矢，射天地四方，勉励孩儿有志于四方。这里有一个初为人父者的喜悦。我更希望孩子长大后，能遇国泰民安，能以桑蓬之志安身立命建国，而不必经历征战之苦，不让心爱的人忧思难忘，“首如飞蓬”。我单纯的认为，制作蓬矢的蓬杆，就是这里的一年蓬。

七月以后，河畔乡野的白花潮陆续退去，只遗下大片零乱草茎和苍黄叶色。偶尔，还会在一些树荫处遇见几朵散花，它们在旷野浓郁的绿色里开得孤零无依。这只是一种假象，一年蓬的种籽早已千百万地飞散四去，明年，它们会在一个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爆发一场惊人的花事。

一年蓬花开，一蓬，又一蓬。

